

祖父的大宅

古蒼梧



OXFORD

2267.1
20125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古
蒼
梧
——
祖
父
的
大
宅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in

Oxford New York

Auckland Bangkok Buenos Aires Cape Town Chennai
Dar es Salaam Delhi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olkata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Mumbai Nairobi
São Paulo Shanghai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and an associated company in Berlin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First published 2002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10 8 6 4 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address below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book in any other binding or cover
and you must impose the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祖父的大宅

古蒼梧

ISBN 0-19-593973-5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圖片：頁 26 (張在元畫)；頁 28, 86 (張君文)；其他 (林思浩)
謹此致謝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小 序

十年前有親戚還鄉，回來告訴我們：祖父的大宅早在解放不久已夷為平地，原因是貧農耕地不夠分，而大宅佔地甚廣。「一點痕跡也找不到了，真是『惜年華屋處，零落歸山丘』。」親戚感慨地說，母親也陪着嘆氣。

我雖覺得大宅拆了很可惜，畢竟農民的衣食生計，是國家大事，無可批評。只是那座我曾住過幾年的大房子，卻生動地浮現：遠遠地，隔着幾十年的烽煙與風雨，竟份外鮮明。遂提筆漫書，寫下點點滴滴：生活在那裏的人，發生在那裏的事。不覺已成一



輯，曾收在《備忘錄》中。承編者好意，抽出獨立成書，並以圖裝點，說希望介紹給年輕一輩讀者。

常覺得自己是另一世紀另一年代的人；我們那一代人所着戀的文字，對映象與聲光的一代，可能已淡然無味。珍惜老一輩筆墨的編者，究竟能為我們找到多少知音？誠願他的熱心，不會白費。

二〇〇二年初夏於香江



目 錄

22	20	17	14	12	9	7	4	1	ix
外祖父	新房子	金條	黃瓜脯	二伯娘吃的	長廊	祖母的房間	天井	祖父的大宅	小序



51	47	45	43	39	37	35	31	29	25
死別	其後	祖父的籃子	七弟的乳名	賭的故事	祖父	魚塘	唱歌的機器	五伯父	荷塘水榭



小序

75	73	69	67	65	62	60	58	55	53
決賽	古今結合	小華	試裝燙髮	現代化飄色	看牡丹	東鎮八少奶	路鋪	轎子	無常



92	90	88	85	83	81	79	77
附錄：關於《祖父的大宅》的評論	思親	大表姐	魚池	七姨家	別母	離鄉	新舊之爭



祖父的大宅

八姑姐來，問我還記得祖父的房子不。我依稀描述着：圍牆後，是一片地堂——相當於北方的曬場，有足球場那麼大，長工們在這裏曬柴草，曬菜乾，曬穀物，我們小孩子黃昏後在這裏遊戲。我記得母親曾教過我們玩「老鼠嫁女」，兩個大孩子用手搭起花轎，讓扮新娘的坐上去，其他孩子扮「八音」（吹打手），用手摹擬着樂器，的的打打的簇擁着花轎在地堂上鬧哄起來。鬧累了把身子摔在乾草上，眼望青空，月光如一道金流，打屋脊淌下來。

房子是三進的大宅，平而寬的石階升到大門，





虎面門環厚重的大木門，魁梧的長工也得用雙手才推得開其中一扇。白天大門常開，辦事的人進進出出。親友們來探訪，除非是雨天，轎子一般多停在石階下，管事的早領着長工下來，打轎帘，搬行李，把客人迎進門。房子的每一進，都以天井為中心，兩翼是廂房，正面是廳堂。第一進的廳子叫大廳，接見陌生客人；第二進的叫二廳，接見遠親；第三個叫上廳，接見至親，或是一家人集會的地方，各房起居活動，另有廂房內的內廳。



天井

我還記得：大宅大廳和二廳對開的天井，都用大水缸養着荷花，放在天井的四角，夏天開着紅蓮或白荷，天陰時像美麗的燈盞，照亮一方。下雨天聽到咯咯的叫聲，孩子們就走出來看，興許有青蛙打荷葉的綠傘下跳出來。我不愛看青蛙，卻定睛觀賞荷葉上的雨珠，兩顆、三顆、四顆……拼成一大灘水銀，又瀉到更低的荷葉上，再瀉到缸裏。

上廳對開的天井，有高聳宅外的紅梅樹。過年的時候，一樹梅花，如雲如霞。一大清早，傭人們擺好了三牲果品、年糕酒茶，祖父便出來主持祭祖



儀式。子孫們跪滿了上廳，聽他唸唸有詞的讀祭文。祭文是二伯父寫的。他是前清的舉人，後來廢了科舉，又上過北京大學，家族中最有學問要數他。大哥二哥們都埋怨伯父的祭文寫得太長，讓咱們跪得腿都麻了。我聽不懂祭文寫些甚麼，祖父讀起來就好像和尚唸經。無聊之際轉過身來，只見梅花瓣落紛紛，如片片淡紅的雪，堆積在天井裏。

天井的右翼就是祖母住的廂房：兩房一小廳的套間，廳後有門開向長廊，長廊直通新房子。





祖母的房間

祖母的房間很幽暗，沒有窗。只有一口天窗，打開時光線透過窗玻璃投射下來，像舞台上特寫燈光的光柱，穿過床鋪的黑紗蚊帳，照着一床絲綢的被褥。廂房的內廳，因為有天井採光，比較明亮，祖母白天多在這裏活動。一副酸枝椅桌，據說是她的嫁妝一部份。老一輩傭人都叫她「小姐」，只有年輕的丫環才叫她「奶奶」。我小時不明白，母親告訴我那是因為祖母的父親在無錫做過官，人們習慣叫官的女兒做小姐。

祖母卻沒有官小姐的架子，人很慈祥，白天在



廳子裏跟叔祖母們打骨牌，或是接待親戚。在下人心目中，她是「老闖奶」，卻基本上不管事。家裏的事實際上都是二伯娘管。二伯娘有甚麼大事都會禮貌地來請示，祖母總是說：「你瞧着辦吧。」這樣祖母便彷彿超然於家事之外，又獲得全家人的尊敬，而二伯母卻成了是非旋渦的核心。

祖母內廳外的長廊，直通到新房子。母親帶着我住在新房子的樓上，我們天天都經過這長廊。長廊一邊是狹長的天井，另一邊是一列鎖着的房間，很神秘。